

张国星
等编

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(四)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宴终散场。
悲喜千般如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
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妄送性命。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

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

辽海出版社

张国星◎等编

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（四）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/张国星等编. —沈阳:
辽海出版社, 1997. 3 (2019. 1 重印)

(《红楼梦》本事大揭秘)

ISBN 978 - 7 - 80507 - 400 - 9

I. 红… II. 张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—中国②顺治帝—人物
研究 IV. I207. 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3916 号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责任编辑 丁 凡

责任校对 杜贞香

开 本 155mm × 230mm 1/16

字 数 1350 千字

印 张 88.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辽海出版社
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 - 7 - 80507 - 400 - 9

定价: 198.00 元 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颺卿绝粒

话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，忽听见小丫头这话，又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什么官事？”小丫头道：“也不知道。刚才二门上小厮进来，回老爷有要紧的官事，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。”凤姐听是工部里的事，才把心略略的放下，因说道：“你回去回太太，就说二爷昨天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来。打发人先回珍大爷去罢。”那丫头答应着去了。

一时贾珍过来见了部里的人，问明了，进来见了王夫人，回道：“部中来报，昨日总河奏到河南一带决了河口，湮没了几府州县。又要开销国帑，修理城工，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，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。”说完退出，及贾政回家来问明。从此直到冬间，贾政天天有事，常在衙门里。宝玉的功课也渐渐的松了，只是怕贾政觉察出来，不敢不常在学房里去念书，连黛玉处也不敢常去。

那时已到十月中旬，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。这日天气陡寒，只见袭人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，向宝玉道：“今日天气很冷，早晚宁使暖些。”说着，把衣服拿出来，给宝玉挑了一件穿，又包了一件，叫小丫头拿出交给焙茗，嘱咐道：“天气凉，二爷要换时，好生预备着。”焙茗答应了，抱着毡包跟着宝玉自去。

宝玉到了学房中，做了自己的功课，忽听得纸窗“呼喇喇”一派风声。代儒道：“天气又发冷。”把风门推开一看，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。焙茗走进来回宝玉道：“二爷，天气冷了，再添些衣服罢。”宝玉点点头儿。只见焙茗拿进一件衣服来，宝玉不看则已，看了时神已痴了。那些小学生都巴着眼瞧，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。宝玉道：“怎么拿这一件来？是谁给你的？”焙茗道：“是里头姑娘们包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出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身上不大冷，且不穿呢，包上罢。”

代儒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服，却也心里喜他知道俭省。焙茗道：“二爷穿着罢，着了凉，又是奴才的不是了。二爷只当疼奴才罢。”宝玉无奈，只得穿上，呆呆的对着书坐着。

代儒也只当他看书，不甚理会。晚间放学时，宝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，代儒本来上年纪的人，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解闷儿，时常也八病九痛的，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。〔索隐〕顺治初年，屡次简选名儒硕彦入南书房侍读，而其结果，如陈名夏辈老迈陋劣，虚行故事，于圣学实无所裨益。作者从闲中写出一花一叶，俱见天机。代儒者，怠儒也，于义为谐声。况且明知贾政事忙，贾母溺爱，便点点头儿。

宝玉一径回来，见过贾母、王夫人，也是这样说，自然没有不信的。略坐一坐，便回园中去了。见了袭人等，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，便和衣躺在炕上。袭人道：“晚饭预备下了，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儿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不吃了，心里不舒服。你们吃去罢。”袭人道：“那么着，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了，那个东西那里禁得住揉搓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用换。”袭人道：“倒也不但是娇嫩物儿，你瞧瞧上头的针线，也不该这么糟蹋他呀！”

宝玉听了这话，正碰在他心坎儿上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么着，你就收起来给我包好了。我也总不穿他了。”说着，站起来脱下。袭人才过来接时，宝玉已经自己叠起。袭人道：“二爷怎么今日这样勤谨起来了？”宝玉也不答言，叠好了便问：“包袱呢？”麝月连忙递过来，让他自己包好。回头却和袭人挤着眼儿笑。〔索隐〕一腔心事，瞒不了闺宦近侍，此孔圣所以有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”之叹。

宝玉也不理会，自己坐着，无精打彩，猛听架上钟响，自己低头看了看，表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。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。袭人道：“你不吃饭，吃一口粥儿罢。别净饿着，看仔细饿上虚火来，那又是我们的累赘了。”宝玉摇摇头儿说：“我不大饿，强吃了倒不受用。”袭人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就索性早些歇着罢。”于是袭人、麝月铺设好了，宝玉也就歇下。翻来覆去只睡不着，将及黎明，反朦胧睡去，不一顿饭时，早又醒了。

此时袭人、麝月也都起来。袭人道：“昨夜听着你翻腾到五更多，我

也不敢问你。后来我就睡着了，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也睡了一睡，不知怎么就醒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你没有什么不受用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，只是心上发烦。”袭人道：“今日学房里去不去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，今儿我要想园里逛一天散散心，只是怕冷。你叫他们收拾一间房子，备下一炉香，放下纸墨笔砚。你们只管干你们的，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。别叫他们来搅我。”麝月接着道：“二爷要静静儿的用工夫，谁敢来搅？”袭人道：“这么着很好，也省得着了凉。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。”因又问：“你既懒得吃饭，今日吃什么？早说好传给厨房里去。”宝玉道：“还是随便罢，不必闹得大惊小怪的。倒是要几个果子放在那屋里，借点果子香。”袭人道：“那个屋里好？别的都不大干净，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间，因一向无人还干净，就是清冷些。”〔索隐〕此是明知意旨，故为迎合者。可喜在此，可畏亦在此！宝玉道：“不妨，把火盆拿过去就是了。”袭人答应了。

正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儿，一个碗一双牙箸，递给麝月道：“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，厨房里老婆子送了来了。”麝月接了一看，却是一碗燕窝汤，便问袭人道：“这是姐姐要的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昨夜二爷没吃饭，又翻腾了一夜，想来今日早起，心里必是发空的。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叫厨房里作了这个来的。”袭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儿，麝月打发宝玉吃了，漱了口。只见秋纹走来说道：“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，但等着一时炭劲过了，二爷再进去罢。”宝玉点头，只是一腔心事，懒怠说话。

一时小丫头来请，道：“笔砚都安放妥当了。”宝玉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又一个小丫头回道：“早饭得了，二爷在那里吃？”宝玉道：“就拿了来罢，不必累赘了。”小丫头答应了出去。

一时端上饭来，宝玉笑了一笑，向袭人、麝月道：“我心里闷得很，自己吃，只怕又吃不下去，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儿吃，或者吃得香甜，我也多吃些。”麝月笑道：“这是二爷的高兴，我们可不敢。”袭人道：“其实也使得，我们一处吃酒也不止今日，只是偶然替你解闷儿还使得，若认真这样，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？”〔索隐〕此话必出自袭人者，以见其恶之之深。《石头记》之袭人，与《水浒传》之李逵相同，但一开口，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即掩卷闭目，亦能想象得之。余人虽各有神情身分，俱不如二人之确切也。说着，三人坐下。宝玉在上首，袭人、麝月两个打横陪着。吃了饭，小丫头端上漱口茶，两个看着撤了下去。宝玉因端着茶默默若有所思，〔索隐〕太平此处评云：所思在茶，所思在黛也，惟恐人分看了晴、黛是两人。呆笨一等，牵强亦一等，阅之令人作恶。又坐了一坐，便问道：“那屋里收拾妥了么？”麝月道：“头里就回过了，这回子又问。”

宝玉略坐了一坐，便往这间屋子去，亲自点了一炷香，摆上些果品，便叫人出去，关上了门。外面袭人等都静悄悄无声。宝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红笺出来，口中祝了几句，便提起笔来写道：“怡红主人焚付晴姐知之：酌茗清香，庶几来飧！”

其词云：“随身伴，独自意绸缪。谁料风波平地起，顿教躯命即时休。孰与话温柔？东逝水，无复向西流。想象更无怀梦草，添衣还见翠云裘。脉脉使人愁”〔索隐〕词句明显，无可解释，着重在词调所寄“望江南”三字。有谓董妃入宫，含有秘密使令重大计画，如越王献西施之举。一时遗老如钱谦益、龚鼎孳辈实主其谋，辟疆迫于大义，忍泪割爱，遣之北上。嗣后计泄见疑，董妃乃自戕以谢。词中“风波平地起”“躯命即时休”两句，盖有所本。写毕，就在香上点个火焚化了。静静儿等着，直待一炷香点尽了，才开门出来。袭人道：“怎么出来了？想来又闷的慌了。”

宝玉笑了一笑，假说道：“我原是心里烦，才找个地方儿静坐坐儿。这会子好了，还要外头走走去呢。”说着，一径出来，到了潇湘馆中，在院里问道：“林妹妹在家里么？”紫鹃接应道：“是谁？”掀帘看时，笑道：“原来是宝二爷。姑娘在屋里呢，请二爷到屋里坐着。”宝玉同着紫鹃走进来。黛玉却坐在里间，说道：“紫鹃，请二爷屋里坐罢。”宝玉走到里间门口，看见就写的一副紫墨色呢金云龙笺的小对，上写着：“绿窗明月在，青史古人空。”

宝玉看了，笑了一笑，走入门去笑问道：“妹妹做什么呢？”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，笑着让道：“请坐。我在这里写经，只剩得两行了，等写完了再说话儿。”因叫雪雁倒茶。宝玉道：“你别动，只管写。”说着，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，上面画着一个嫦娥，带着一个侍者，又一

个女仙，也有一个侍者，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。二人身旁边略有些云护，别无点缀。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，上有“斗寒图”三字，〔索隐〕两嫦娥，指皇后及继后，一女仙指董妃，名为“斗寒图”者，系尹邢斗宠之意。用八分书写着。

宝玉道：“妹妹这幅‘斗寒图’，可是新挂上的？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！昨日他们收拾屋子，我想起来，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是什么出处？”黛玉笑道：“眼前熟得很的，还要问人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一时想不起，妹妹告诉我罢。”黛玉道：“岂不闻‘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’？”宝玉道：“是啊。这个实在新奇雅致，却好此时拿出来挂。”说着，又东瞧瞧，西走走。

雪雁泡了茶来，宝玉吃着。又等了一会子，黛玉经才写完，站起来道：“简慢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妹妹还是这么客气。”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皮袄，加上银鼠坎肩，头上挽着随常云髻，簪上一枝赤金扁簪，别无花朵。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。真比如：亭亭玉树临风立，冉冉香莲带露开。〔索隐〕此二句形容千金闺秀，未免唐突，属于宫中妃嫔，则身分却称。

宝玉因问道：“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两日没弹了。因为写字已经觉得手冷，那里还去弹琴？”宝玉道：“不弹也罢了。我想琴虽是清高之品，却不是好东西，从没有弹琴的弹出富贵寿考来的，只有弹出忧思怨乱来的。〔索隐〕奇而确。再者，弹琴也得心里记谱，未免费心。依我说，妹妹身子又单弱，不操这心也罢了。”黛玉抿着嘴儿笑。宝玉指着壁上道：“这张琴可就是么？何如此之短？”黛玉笑道：“这张琴不是短，因我小时学抚的时候，别的琴都够不着，因此特地做起来的。虽不是焦尾枯桐，这鹤山凤尾还配得齐整，龙池雁足高下还相宜。你看这断纹不是牛旄似的么？所以音韵也还清越。”

宝玉道：“妹妹这几天来做诗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自结社以后没大作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别瞒我，我听见你吟的什么‘不可懈，素心如何天上月’，你搁在琴里，觉得音节分外的响亮。有的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你怎么听见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那一天从蓼风轩来听见的，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，所以静听了一会就走了。我正要问你：前路是平韵，到末了儿忽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转了仄韵，是个什么意思？”黛玉道：“这是人心自然之音，做到那里就到那里，原没有一定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可惜我不知音，枉听了一会子。”黛玉道：“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？”

宝玉听了，又觉得出言冒失了，又怕寒了黛玉的心，坐了一坐，心里尚有许多话，却再无可讲的。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，此时回想，觉得太冷淡些，也就无话。宝玉一发打量黛玉设疑，遂讪讪的站起来说道：“妹妹坐着罢，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若见了三妹妹，替我问候一声罢。”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。

黛玉送至屋门口，自己回来闷闷的坐着，心里想道：“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，忽冷忽热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？”〔索隐〕“半吐半吞，忽冷忽热”八字，包含无数事迹。盖妃本处孤立地位，忌者既多，蜚语日至，君心遂不免动摇。辗转思量，决计出于最后之一途以谢知己，非得已也。正想着，紫鹃走来道：“姑娘经不写了，我把笔砚都收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不写了，收拾了罢。”说着，自己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，慢慢的细想。紫鹃进来问道：“姑娘吃碗茶罢？”黛玉道：“不吃呢。我略歪歪儿，你们自己去罢。”

紫鹃答应着出来，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。紫鹃走到他跟前问道：“你这会子有了什么心事了么？”雪雁只顾发呆，倒被他吓了一跳，因说道：“你别闹，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听奇不奇，你可别言语。”说着往屋里努嘴儿。因自己先行，点着头儿叫紫鹃同他出来，到门外平台底下，悄悄儿的道：“姐姐你听见了么？宝玉定了亲了。”紫鹃听见，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话？只怕不真罢。”雪雁道：“怎么不真，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们没听见。”紫鹃道：“你是那里听来的？”雪雁道：“我听见侍书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资也好，人才也好。”

紫鹃正听时，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，似乎起来的光景。紫鹃恐怕他出来听见，并拉了雪雁摇摇手儿，往里望望不见动静，才悄悄儿的问道：“他到底怎么说来？”雪雁道：“前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谢么，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侍书在那里。大家坐着，无意中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。他说宝二爷怎么好，只会玩儿，全不像大人的样子，已经说

亲了，还是这么呆头呆脑。我问他定了没有，他说是定了，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。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，所以也不用打听，一说就成了。”紫鹃侧着头想了一想“这句话奇！”又问道：“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侍书也说的是老太太意思。若一说起，恐怕宝玉野了心，所以都不提起。侍书告诉了我，又叮嘱千万不可露风，说出来只道是我多嘴。”把手往里一指，“所以他面前也不提。今日是你问起，我不犯瞒你。”正说到这里，只听鹦鹉叫唤，学着说：“姑娘回来了，快倒茶来！”倒把紫鹃、雪雁吓了一跳，回头并不见有人，便骂了鹦鹉一声。

走进屋内，只有黛玉喘吁吁的刚坐在椅子上，紫鹃搭讪着问茶问水。黛玉问道：“你们两个那里去了？再叫不出一个人来。”说着便走到炕边，将身子一歪仍旧倒在炕上，往里躺下，叫把帐子撩下。紫鹃、雪雁答应出去。他两个心里疑惑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，只好大家不提。

谁知黛玉一腔心事，又窃听了紫鹃、雪雁的话，虽不很明白，已听得了七八分，如同将身撩在大海里一般。思前想后，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，千愁万恨，堆上心来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，〔索隐〕五字下得突兀，最可注意。盖宝、黛本未订婚，即使宝玉另娶，亦只可谓意中之事不遂，而不能谓意外之事忽发也。细玩此等措词，则谓董妃承阴谋入宫，计泄自戕者，其说亦似有依据，非画空中楼阁。那时反倒无趣。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，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，一年半载，少不得身登清净。〔索隐〕自戕注脚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盖，衣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装睡。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，不见动静，又不好叫唤。晚饭都不吃。点灯以后。紫鹃掀开帐子，见已睡着了，被窝都撩在脚后，怕他着了凉，轻轻儿拿来盖上。黛玉也不动，单等他出去，他就仍然褪下。

那紫鹃只管问雪雁：“今儿的话到底是真是假？”雪雁道：“怎么不真？”紫鹃道：“侍书怎么知道的？”雪雁道：“是小红那里听来的。”〔索隐〕又牵涉小红在内，承畴当日之品格不堪，加倍写法。紫鹃道：“头里咱们说话，只怕姑娘听见了。你看刚才的神情大有原故，今日以后，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。”说着两个人也收拾要睡。紫鹃进来看时，只见黛玉被窝又撩下来，复又给他轻轻盖上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次日，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，独自一个呆呆的坐着。紫鹃醒来，看见黛玉已起，便惊问道：“姑娘怎么这样早？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睡得早，所以醒得早。”紫鹃连忙起来，叫醒雪雁伺候梳洗。那黛玉对着镜子，只管呆呆的自看，看了一回，那泪珠儿断断连连早已透湿了罗帕。正是：

瘦影正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。

紫鹃在旁也不敢劝，只怕把闲话勾引旧恨来。迟了好一会，黛玉才随便梳洗了，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。又自坐了一会，叫紫鹃道：“你把藏香点上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你睡也没睡得几时，如何点香，不是要写经？”黛玉点点头儿。紫鹃道：“姑娘今日醒得太早，这会子又写经，只怕太劳神了罢。”黛玉道：“不怕，早完了早好。〔索隐〕妃子至此，有必死之心矣。况且我也并不是为经，倒借着写字解解闷儿。以后你们见了我的字迹，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。”说着那泪直流下来。紫鹃听了这话，不但不能再劝，连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泪来。

原来，黛玉立定主意，自此以后有意糟蹋身子，茶饭无心，每日渐减下来。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，只是黛玉虽有千万言语，自知年纪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，所以满腔心事，只是说不出来。宝玉欲将实言安慰，又恐黛玉生嗔，反添病症。两个人见了面，只得用浮言劝慰，真真是亲极反疏了。

那黛玉虽有贾母、王夫人等怜恤，不过请医调治，只说黛玉常病，那里知他的心病？〔索隐〕“心病？二字，又可注意。紫鹃等虽知其意，也不敢说。从此一天一天的减到半月之后，肠胃日薄一日，果然粥都不能吃了。黛玉日间听见的话，都似宝玉娶亲的话，看见怡红院中的人，无论上下，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。〔索隐〕怀疑胆层怯，草木皆兵之象。薛姨妈来看，黛玉不见宝钗，越发起疑心。索性不要人来看望，也不肯吃药，只要速死。睡梦之中，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，一片疑心，竟成蛇影。〔索隐〕影欤？非影欤？不说煞妙。一日竟是绝粒，粥也不吃，恹恹一息，垂毙待尽。未知黛玉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〔索隐〕此回凡分三段，而其实自始至终只写得一事，则黛玉

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

绝粒是也。黛玉绝粒，为董妃自戕影子。董妃未及中年，遽登叨利，宫闱深邃，传说纷歧。顾以敏锐之目光，清净之头脑，即书中语意细加体会，则以不得其死之说为近是也。秦可卿本为颦卿小影，自死封龙禁尉，评中已详及之。可卿之死，既以自缢闻，颦卿之病复由绝粒死，蛛丝马迹，隐然可寻。然以失后绝望之故，愤而出此，于情未协，则身负秘密使命之说虽骇听闻，究亦不为无因。因此而被谗，因此而见疏，因此而疑虑却顾，宛转祈死。想当日情景，董妃负不洁之名，蜚语腾播；世祖上制于文皇后，下迫于左右近侍，斩情割爱，贬入离宫，遂成永诀。凄清宫内，夜雨闻铃，往事低徊，椎心泣血。佳人难再得，冤狱莫须有。一念之差，遂致杀我妃子。愤悔交集，乃以追封厚葬，为自忏之地，遁迹迹荒，结未来之局，亦可谓笃于情、善补过者矣。

本回自开首起，至“还要外头走走去呢”止为第一段，以下至“你们自己去罢”止为第二段，以下至本回完毕为第三段。第一段之悼亡感旧是倒提笔法。第二段彼此疏远之因寥寥数语，包孕极深。第三段闻信绝粒，于所隐董妃事迹鞭辟入里，字字生棱，针针见血。而于文面金玉因缘，仍是虚虚一冒，空灵狡狴极矣。

〔护花评〕黛玉房中对联，已有人琴俱亡之感。

又：宝玉说“我不知音”，黛玉说“知音有几”，原都是无心，转念一想，彼此已似有意。宝玉尚可，黛玉已难以为情，偏又听见雪雁一番说话，其何以堪？怨生觅死，几至不可救药。文章一层紧一层。

〔大某评〕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。

第九十回

失棉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

却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，渐渐不支，一日竟至绝粒。从前十几天内，贾母等轮流看望，他有时还有几句话，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，心里虽有时昏晕，却也有时清楚。贾母等见他这病不是无因而起，〔索隐〕诚哉其有因也！也将紫鹃、雪雁盘问过两次，两个那里敢说？便是紫鹃欲向侍书打听消息，又怕越闹越真，黛玉更死得快了，所以见了侍书，毫不提起。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缘故来，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“我没说”，自然更不敢提起。

到了这一天黛玉绝粒之日，紫鹃料无指望了，守着哭了一会，因出来偷向雪雁道：“你进屋里来好好儿的守着他，我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和二奶奶去。今日这个光景，大非往常可比了。”雪雁答应，紫鹃自去。

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着黛玉，见他昏昏沉沉，小孩子家那里见过这个样儿？只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，心中又痛又怕，恨不得紫鹃一时回来才好。正怕着，只听窗外脚步声响，雪雁知是紫鹃回来，才放下了心，连忙站起来掀着里间帘子等他。只见外面帘子响处进来了一个人，却是侍书。那侍书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，见雪雁在那里掀帘子，便问道：“姑娘怎么样？”雪雁点点头儿叫他进来。侍书跟进来，见紫鹃不在屋里，瞧了瞧黛玉，只剩得残喘微延，吓的惊疑不止，因问：“紫鹃姐姐呢？”雪雁道：“告诉上屋里去了。”

那雪雁此时只打量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，又见紫鹃不在面前，因悄悄的拉了侍书的手问道：“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宝二爷说了亲，是真话么？”侍书道：“怎么不真？”〔索隐〕故坐实一句，以下一笔兜转，倍见力量。所谓“将军欲以巧胜人，盘马弯弓故不发”也。雪

雁道：“多早晚放定的？”侍书道：“那里就放定了呢？那一天我告诉你的，是我听见小红说的。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，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。说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讨老爷的喜欢，往后好拉拢的意思。别说老太太说不好，就是大太太愿意，说那姑娘好，那大太太眼里看的出什么人来？再者，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，就在咱们园子里的。大太太那里摸得着底呢？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，不得不问问罢咧。又听见二奶奶说，宝玉的事老太太总是要亲上作亲的，凭谁来说亲，横竖不中用。”

雪雁听到这里也忘了神了，因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！”侍书道：“这是从那里说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，前日都是我和紫鹃姐姐说来着，这一位听见了，就弄到这一步田地了。”侍书道：“你悄悄儿的说罢，看仔细他听见了。”雪雁道：“人事都不醒了，瞧着罢，总不过在这一两天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紫鹃掀帘进来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你们有什么还不出去说，还在这里说？索性逼死他就完了！”侍书道：“我不信有这样奇事。”紫鹃道：“好姐姐，不是我说，你又该恼了。你懂得什么呢？懂得也不传这些舌了！”

这里三个人正说着，只听黛玉忽然又嗽了一声。紫鹃连忙跑到炕沿前站着，侍书、雪雁也都不言语了。紫鹃弯着腰在黛玉身后轻轻问道：“姑娘吃口水罢？”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。雪雁连忙倒了半钟白滚水，紫鹃接了托着，侍书也走近前来。紫鹃和他摇头儿不叫他说话，侍书只得咽住了，站了一回，黛玉又嗽了一声。紫鹃趁势问道：“姑娘吃水呀？”黛玉又微微应了一声，那头似有欲抬之意，那里抬得起？紫鹃爬上炕去，爬在黛玉旁边，端着水试了冷热，送到唇边，扶了黛玉的头就到碗边呷了一口。紫鹃才要拿时，黛玉意思还要呷一口，紫鹃便托着那碗不动。黛玉又呷了一口，摇摇头儿不呷了，喘了一口气，仍旧躺下。半日，微微睁眼说道：“刚才说话不是侍书么？”紫鹃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侍书尚未出去，因连忙过来问候。黛玉睁眼看了，点点头儿，又歇了一歇说道：“回去问你姑娘好罢。”侍书见这番光景，只当黛玉嫌烦，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〔索隐〕黛玉之病，以侍书始，以侍书终。中间忽拉入小红一笔，则当日掀风作浪者，意必文襄与近侍辈辗转构成。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原来，那黛玉虽则病势沉重，心里却还明白。起先侍书、雪雁说话时，他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，却只作不知，也因实无精神答理。及听了雪雁、侍书的话，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原是议而未成的，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，老太太的主意亲上作亲，又是园中住着的，非自己而谁？因此一想，阴极阳生，心神顿觉清爽许多，所以才吃了两口水，又要想问侍书的话，恰好贾母、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听见紫鹃之言，都赶着来看。黛玉心中疑团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。虽身体软弱，精神短少，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话了。

凤姐因叫过紫鹃问道：“姑娘也不至这样，这是怎么说？你这样吓人！”紫鹃道：“实在头里看着不好，才敢去告诉的，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，也就怪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也别怪他，他懂得什么？看见不好就言语，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，小孩子家不嘴懒脚懒就好。”说了一回，贾母等料着无妨，也就去了。正是：

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。

不言黛玉病渐减退，且说雪雁、紫鹃背地里都念佛。雪雁向紫鹃说道：“亏他好了！只是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”紫鹃道：“病的不奇怪，就是好的奇怪。想来宝玉与姑娘必是姻缘，人家说的‘好事多磨’，又说道‘是姻缘棒打不回’。这样看起来，人心天意，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。再者，你想那一年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把宝玉几乎急死，闹得家翻宅乱。如今一句话，又把这一个弄得死去活来。可不说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结下的么？”说着，两个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。

雪雁又道：“幸亏好了。咱们明儿再别说了，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儿的姑娘，我亲见在那里结亲，我也再不露一句话了。”〔索隐〕将后文情事倒载而出之，足见笔力。紫鹃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不但紫鹃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，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，三三两两，唧唧啾啾议论着。不多几时，连凤姐儿也知道了，邢、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。

那时正值邢、王二夫人、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，说起黛玉的病来，贾母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们，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，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。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，都为有了些知

觉了。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，毕竟不成体统。〔索隐〕谁为为之？孰令致之？“造衅开端实在宁”！吾于贾母，不能曲恕。你们怎么说？”王夫人听，了便呆了一呆，只得答应道：“林姑娘是个有心计儿的，至于宝玉呆头呆脑，不避嫌疑是有的，看起外面却还都是个小孩儿形像。此时若忽然或把那一个分出园外，不是倒露了什么痕迹了么？古来说的‘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’，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。”〔索隐〕王夫人一段议论，句句骑墙，是中立派。

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：“林丫头的乖僻，虽也是他的好处，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，也是为这点子。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，恐不是有寿的。只有宝丫头最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但老太太这么想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但林姑娘也得给他说了人家儿才好。不然，女孩儿家长大了，那个没有心事？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，若知宝玉定下宝丫头，那倒不成事了。”贾母道：“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，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，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两岁。依你们这样说，倒是宝玉定亲的话不许叫他知道倒罢了。”凤姐便吩咐众丫头道：“你们听见么？宝二爷定亲的话，不许混噪胡说。若有多嘴的，提防着他的皮！”〔索隐〕豫王晚年，一味谄事孝庄，凭弄威方。读此数语，知亦躬与其事者。下文凤哥儿一番委托，功效顿见。呜呼！后世之急功近名者，当知所以自处矣。

贾母又向凤姐道：“凤哥儿，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园里的事了。我告诉你，须得经点儿心，不但这个，就像前年那些人吃酒耍钱都不是事。你还精细些，少不得多分点心儿，严紧严紧他们才好。况且我看他们也就只还服你。”凤姐答应了。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，方各自散了。

从此凤姐常到园中照料。一日，刚走进大观园，到了紫菱洲畔，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。凤姐走到跟前，那婆子才瞧见了，早垂手侍立，口里请了安。凤姐道：“你在这里闹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看守花果，我也没有差错，不料那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。”凤姐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婆子道：“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玩了一回，他不知道，又往那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，我就叫他回去了。今儿早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起，听见他们丫头说丢了东西了。我问他丢了什么，他就问起我来了。”凤姐道：“问了你一声，也犯不着生气呀。”婆子道：“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，并不是他们家里的。我们都是奶奶派的，贼名儿怎么敢认呢？”〔索隐〕声口如见，作者写一项像一项。

凤姐照脸啐了一口，厉声道：“你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！你在这里照看，姑娘丢了东西你们就该问的，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？把老林叫了来，撵出他去！”丫头们答应了。

只见邢岫烟赶忙出来，迎着凤姐陪笑道：“这使不得，没有的事，事情早过去了。”〔索隐〕寄居篱下之苦，身历其境者，当洒一掬同情之泪。凤姐道：“姑娘，不是这个话。〔索隐〕太平此处评云：不是这话，以岫烟在册外出书中也。牵扯得无理，令人作三日恶。倒不讲事情，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！”岫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，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。凤姐道：“他们这种人我知道，他除了我，其余都没上没下的了。”岫烟再三替他讨饶，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。凤姐道：“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，饶了这一次。”婆子才起来叩了头，又给岫烟叩了头才出去了。

这里二人让了坐。凤姐笑问道：“你丢了什么东西了？”岫烟笑道：“没有什么要紧的，是一件红小袄儿，已经旧了的。我原叫他们找，找不着就罢了。这小丫头不懂事，问了那婆子一声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。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，我也骂了几句。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”凤姐把岫烟内外一瞧，看见虽有些皮棉衣服，已是半新不旧的，未必能暖和。他的被窝多半是薄的。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，就是老太太拿来的，却一些不动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凤姐心上便很爱敬他，〔索隐〕清室入主中夏，为收拾人心计，征求遗逸之使，遍于道路，搜岩熏穴，敦迫上道。一二贞介之士，有迫于必不得已勉应征避者，然或中途遁迹，或抵京后称病不朝。虽恩赐稠叠，萧然物外，一丝不染。彼时王公执政，外虽懊丧，心未尝不钦其高义也。此段实写其事，惜未知所谓邢岫烟者代表何人耳。按：“岫烟”二字，深可体味。说道：“一件衣服原不要紧，这时候冷，又是贴身的，怎么就不问一声儿呢？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。”

说了一回，凤姐出来，各处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